

感

王五

月

月

石英著



人民文学



感懷歲月

石英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九七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感悟岁月/石英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7.2

ISBN 7-02-002354-1

I . 感… II . 石… III 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8998 号

书名题字:古 干

责任编辑:王丕来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176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875 插页 3

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

定价 14.00 元

目 录

第一辑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|
| 神州咏叹调 | 3 |
| 浩浩乎江流 | 5 |
| 天下黄河一壶收 | 8 |
| 落笔黄河入海处 | 11 |
| 武陵山的评价 | 14 |
| 桃花源的魅力 | 18 |
| 二谒蒲家庄 | 23 |
| 满井今昔吟 | 27 |
| 这里没有废墟 | 30 |
| 武当的香 | 32 |
| 武夷山的雨 | 34 |
| 庐山,珍贵的瞬间 | 38 |
| 中原正气 | 41 |
| 黄河自有风景 | 44 |
| 落日如画 | 48 |
| 黄果树抒情(二章) | 51 |
| 古银杏树遐想 | 54 |
| 登州水城抒怀 | 56 |
| 大草原,我的温床 | 59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西安的石头 | 62 |
| 过曹州,思纷纷 | 64 |
| 香满亳州城 | 67 |
| 其乐何如,乐在其中 | 70 |
| 湘西一个字 | 75 |
| 边界大风口 | 79 |
| 不必改名的市镇 | 82 |
| 太极之谜 | 85 |
| 庐山有这样一个阳台 | 88 |
| 法门寺观宝随想 | 90 |
| 雨线串古今 | 92 |
| 不仅是产阿胶的地方 | 97 |
| 嘉峪关真髓 | 99 |
| 殷墟的静 | 103 |
| 五丈原黄昏 | 105 |
| 隆中风水 | 108 |
| 癸酉鸡声鸣潼关 | 110 |
| 正当深秋霪雨时 | 114 |
| 蓝峰下古堡城 | 124 |
| 西伯利亚风雪线 | 127 |
| 路灯下的曼彻斯特 | 130 |
| 今日“老古玩店” | 135 |
| 旅次得失篇 | 137 |

第二辑

| | |
|------|-----|
| 母爱 | 149 |
| 母爱续篇 | 153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长安街秋雨 | 158 |
| 窗外那片树林 | 162 |
| 雪中春意 | 165 |
| 二十三秋“灯笼”红 | 168 |
| 大海的脊背 | 172 |
| 袁崇焕无韵歌 | 175 |
| 方纪这些年 | 178 |
| 我所结识的驻外记者 | 187 |
| 我的个体户朋友 | 192 |
| 难忘的叫卖声 | 195 |
| 又见芭蕉 | 197 |
| 台湾来的小伙子 | 200 |
| 回报大海以纯净 | 204 |
| 永不飞走的仙鹤 | 207 |
| 背影 | 210 |
| 两颗文星的命运 | 215 |
| 埋下去和掘起来的 | 219 |
| 友与情 | 223 |
| 草原寻觅 | 228 |
| 是父女也是朋友 | 230 |
| 忘不了，我曾是个南开人 | 241 |

第一輯

神州咏叹调

神州，从传说夏禹划分九州，到战国邹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，这称号何等声仪俱隆！但直至今天，我仿佛才在自己生长的这片热土上，真正体味到它的意味与分量。

不忘神州赤县过去几千年间盛衰荣辱的历史，但我更着眼于今日和明天。

的确，神州决不会只醉心于大汉疆域、大唐盛世，它更期望亿万子孙作出响亮的、毫不含糊的回答！这回答当然不仅是措词漂亮的慷慨表态，更需要无愧于历史也使今天世人瞠目的巨大成果。

神州绝不欣赏鸦片烟枪以至鸦片烟鬼蜷缩成的问号，那样的问号在林则徐时代就已被摒弃；神州喜爱惊喜与惊叹，喜爱西昌发射中心那样一次次成功腾起的惊叹，这就是最典型最漂亮的回答！

长城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象征，然而神州不再是站在长城堞口望空感慨，因为太空对神州的子民来说已不构成为禁区，神州必将还要在载人飞船上与兵马俑对话。

神州不仅拥有类如山东半岛东端的“天尽头”和海南岛的“天涯海角”那样的名胜，更有“郑和号”远洋轮和巴塞罗那赛场上升起的五星红旗。神州从来不想也绝不会向外扩张，但同时却也决不坐井观天，那改革开放的灼灼目光不会为山岛重雾所阻障。

神州甘心做学生，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对己有用的东西，更熟读自己的百年国耻史，圆明园就是一所典型的课堂，从刘公岛到大东沟的每片海波都是教科书页，神州永远不会无视，更不会遗忘。但神州也无愧是一位教师，它以自己过去 400 多年间教训那些劫掠者和压迫者的真实纪录，以自己不断增长的实力，告诫侵略者的幽灵请勿冲昏头脑，妄然轻动！

神州正在加快脚步，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，这一切都不会危及别人，只会有利于人类世界。神州也绝不会使龚自珍和方志敏这样的热诚的爱国者、逝而不瞑的先人们长留遗憾，一定要为《乙亥杂诗》、《可爱的中国》这样的图强振兴箴言录装上烫金封面！

十月，金秋的十月，不平凡的十月！十月是成熟的季节，但结果不意味着结束，金色的籽粒准备投入来年的更大丰收。已经看到成功的现实，但我仍然渴望，渴望神州富强再富强；辉煌也已不是梦想，但我仍然梦想，梦想神州辉煌更辉煌！

1992 年

浩浩乎江流

已经过去四十年了，江桥的钢架上仍是累累弹痕，分明是飞机上的机关炮打的。我小时候在解放区老家亲历过这种场面。弹头也许并不很粗，但带着灼热，带着虐狂，却能将很厚的钢板截成一个个不规则的裂洞。但桥还在，时不时地有火车和运货汽车隆隆荡过，使人自然想起当年那条炸不烂打不断的钢铁纽带。岁月何其匆匆！

也付出了沉重代价，这是毋须讳言的。就在这条完整的铁桥旁边，原来那座桥只剩下半座，而那一段，被当年的侵略战争贩子带进骨灰盒里了。那余下的一半，却成了永难抹去的见证——侵略者将战争强加于和平人民，人民则以有力的抗击赢得了战争。

鸭绿江水日夜浩荡不息。在丹东这边的江畔公园里，杜鹃花和丁香花竞相开放。杜鹃花艳而不香，其色昭昭，其味深隐，令人不知其味而更寻其味。丁香花朵虽小而香溢四外，质高不在形大，味浓更兼凛正。这两种花品，与这丹东，与这江桥，与这浩浩乎一脉江流，相得益彰，互为映衬。花品、人品、地品融合得如此和谐。格高花不媚，水畅江自清。

江对岸，友好邻邦新义州市静谧而安详。造纸厂的烟囱岸然笔立，厂房栉比。更近处，是一个少儿游乐场，有三五阿姨携引群童，嬉戏于江边。我记得，当1950年岁末，美国飞机狂轰滥炸，新义州一片火海。人民终能在废墟上矗立起新的希望，矗立

起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。

我在当地朋友引领下溯江东去，去追寻那过去的屈辱与光荣。屈辱是苦涩的，但“知耻而后勇”，不知耻者犹如噩梦中寻欢，以块肉论斤两，其乐亦悲！真正的强者应知耻，应敢于面对哪怕是往昔遗下的屈辱的印迹。九连城的山，叆河的水，都不曾忘记：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军民的残酷杀戮；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，强盗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厮杀，真正倒霉的仍是无辜的江畔中国百姓。贫弱赐给人民的只能是屈辱，知耻而自强，带来的便是山的崛起，水的欢笑。

我惊奇地看到：辽东的山川地貌是如此不同凡俗：岭不甚高而嵯峨多绿，水不湍急而清澈有鱼。在这里，所有俗谚旧文似乎都要赋予新义：“山不在高有仙则灵”，应为山不在高有树则富。满山遍岭尽披带雨梨花，犹如山野村女佩上满头珠翠。“水至清则无鱼”亦不可作绝对观。这里的鸭绿江支流水清见底，雾绕似梦幻，有群鱼穿梭，且为名品，令远来生客啧啧称奇。

这里空气清新，纵有风来携香只能促人清醒而不沉醉。也许此地秉山川之秀又管理有方，故而少污染。看来，严重的污染往往与邪风相狎，清雅不媚常常与正气相伴。

在宽甸县境，我观瞻了明长城东端遗址和太平湾水电站。如果说前者完全是属于过去，是一种防御的象征；而后者则完全属于现在，是为众人奉献的真正福星。为人者，如毕生不能对世有奉献当视为浪费；为江流者，如能发电则更见其辉煌！

回程西向，在丹东鸭绿江桥旁意外又发现了一艘退役的扫雷舰。这是我人民海军赠给丹东人民的礼物，供青少年和广大游客观览。当年，这艘不大的舰只在南中国海西沙之战中鏖战终日，击沉南越伪军舰船一艘并击伤数艘，大扬了军神国威。这与甲午海战中大东沟的一曲悲歌正成鲜明对照。一昔一今，一

败一胜，足以发人深思，促使我军将现代化水平推进至必要程度。时不奢予，怎能不急起奋进！

我伫立东沟海中大鹿岛上，凝视海面波光迷离、鸥鸟旋飞，似在凭吊至今仍沉没于海底的“高升号”和数百名殉难的官兵。大海此时悄然无语，而历史老人和久沉海底的官兵却从未闭上眼睛。他们都渴望国之振兴，欣慰地注视着迎面而来的改革大潮。

江海涌流，串起了多少往昔的故事，今日的波光；串起了九连城、大东沟以至太平湾水电站、丹东 93 东方丝绸节。浩浩乎江流，源头为冰雪所融。情操出于洁身，故能一派正气，坦荡自如；净心无私，故能纵身入海，义无反顾，信焉！

1993 年

天下黄河一壶收

偌大的一条黄河，行抵秦晋峡谷中段的陕西宜川与山西吉县之间，突然遇到绑架，它恣肆惯了的性子，怎能容得了它挣扎，它咆哮，它奋争，它夺路而冲，不肯停留半点。终于，绑架者一松手，闪开一条更狭的路，像壶嘴儿一般的狭窄，但毕竟是闯过去了。——这就是壶口，这就是黄水在壶口地带演出的一台全武行活剧！

但只有你来到这里，才能真正领略（而不是仅凭想象）壶口水土相搏的态势，体察大自然中“这一个”的鲜明特色。

真是好一个壶口，它确像一把吞黄吐绿的大壶。黄水尽管浑黄，两岸水草照样泛绿。这一切似乎都从壶口中来。黄是茶水，绿是“毛峰”，壶口在匆匆行色中，还不忘沏就这一壶佳茗，供大禹治水源头的功臣们品享。

乍看这壶口，喷出的不是水，而是一团遮天蔽地的大雾，水忒急也变形，有如人过于性急而失常。这里的“壶”中水一下子被煮沸了似的，顿然膨胀开来，鼓噪跃动；但偶而喷在人脸上的水星却是那么沁凉，方知它失常的冲撞是来自另一方面的神力。

它的神力完全来自一个“逼”字。后面有追的，前头有堵的，两岸巉岩陡壁紧紧箍住，处境好困难！天上无门，地上无洞，只能逼着大自然重开门路。周围环境逼水，水逼客观环境，主客相逼，相克相生。

远远就可以听到的那咆哮，不是黄水的嘘声恫吓，而是万不

得已发自丹田的喝声：一切胆怯的，都请躲开，一场真杀实砍的厮拼就在这峡谷里展开！一切不休的，欢迎，看那惊涛暴跌，四十余米的落差，这是何等的孤注一掷的冒险！前浪跳下，后浪续跟，就像胆大技高的跳伞者，谁也没有半点犹豫，也不容许它有半点迟疑。跳下去的却遽然不见，一个个又都像是具有一套绝妙的隐身术，要不然就是已经粉身碎骨，为夺路前行而捐躯于这秦晋峡谷之内？

而在我，目瞪口呆的是为惊叹一种精神，一种为奔赴既定目标不得不抢时间争胜负，因而也不能瞻前顾后贪生怕死的“不要命”精神！

跌下的水头魂归何处？毋须悲凉，毋须凭吊，凡九死一生者往往活得更好，凡百折而不悔者其信念之花更可长盛不凋。

舍己取义者都没有死，至多是化为另一种形态长生不息。不信，请到黄河下游去详查。一滴也没少，凡是少了的，都变成金谷万斛，流进农民的粮仓，成为出售爱国粮的大户；一星也没丢，凡是丢了的，也都涌进大海，为人工养殖海参、扇贝和对虾担当义务保姆。在这里没有欺诈，更没有卷包潜逃，而是一个无私无偿真诚护助健康成长的水下温床。

“天下黄河一壶收”。壶口，收了它该收的，又施放出应该施放的一切。自古黄河中下游多害，但其过不在壶口。我在想，壶口也试图拦截上游过激过多的湍流，以减少它的势头，使其变害为利，但终因独力难撑，还是遮拦不住，只好长叹不止，发出不无遗憾之声。难怪在离壶口十数里外，便能听到它的巨吼。如今，可以告慰壶口：你所不得不施放出的流量，决不只成为祸害中下游的灾星，而逐渐变成驯从听话的良驹，善解人意的朋友。水能伤人，也能养人。壶口，你毋须总是抱憾自责，也该将吼声变成欢呼了吧？

这一切，还是有赖于人的伟力，人的智慧，科学的神功。一个壶口，纵然天造地设，蔚为奇观，震天动地，气吞星云，解放前千万年间仍然套不住那条浑浊蛮横不可一世的蛟龙，不能一味责怪壶口力不从心，实在还得归咎于那个不与人民共呼吸的旧制度，那时一个壶口纵然气冲斗牛又奈他何？

初秋，我从壶口岸畔刻有“天上水”字样的牌坊走出，沿河下行，几经曲折，终于到达山东东营市地面黄河入海处。这里四顾茫茫，无门更无一字。但在我的幻觉中，仿佛又进入一座更雄阔得多的水门，门楣上也有三个若隐若现的大字：“杯中液”。

这个笑纳百川永远装不满的杯就是大海，就是当今沿河亿万民众宽阔的胸怀。我觉得。

如此说来，那个“天下黄河一壶收”似应改为“天下黄河一杯收”了。

这样说，丝毫没有贬低壶口的意思，即使单纯作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版图上的一处出奇的景观、仅次于贵州黄果树的神州第二大瀑布，其身价也足够使人刮目相看了。

壶口就是壶口。

壶口贵在本色。

壶口部位不可变移。

关键是永远保持吐纳态势，保持那种不休不怯生气勃勃愈挫愈旺的精神。壶口，你说是不？

1991年